

和解

納吉·山陀爾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和解

匈牙利 納吉·山陀爾著

陳殿興譯 桴鳴校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三年·北京

書號 266

字數 3300

和

解

著 者 納 吉 · 山 陀 爾

譯 者 陳 殿 興

校 者 桴 鳴

出版者 人民文學出版社
(北京東四大街條胡同四號)

發行者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京1-50000
定價 2.600 元

一九五三年十月北京第一次
一九五三年十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NAGY SÁNDOR

MEGBÉKÜLÉS

據 Ю. НИНИМОНИН 俄文譯本 ПРИМЕРЕНИЕ 轉譯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2.

內 容 說 明

這是匈牙利作家納吉·山陀爾的一個短篇小說，曾獲一九五一年度斯大林文學獎金三等獎。本書通過單幹戶農民和合作社主任的從敵對到和解的故事，描寫了在黨的正確領導下，農民由個體經濟逐漸進入合作社經濟的複雜而曲折的過程。中譯本原在東北文藝出版社出版，這次重排，譯文曾作了一次校訂，並增加“海社·伊什特萬的命運”一文作為附錄。



作 者 像

在匈牙利，不知道是不是還能找到像伊利馬尼的旱災鬧得這樣猖獗、鬆乾的褐土被惡毒的熱風蹂躪得這樣厲害的地方。在伊利馬尼這地方，旱災是一種經常的災害。村莊的水渠，這些早已被人忘在九霄雲外的小水溝，剛一開春，就把一點點殘冰剩雪融化出來的水，引到河裏去了；從此以後，整個夏天便再也沒有一點兒潮潤的意思，連裏面的青蛙都會乾死。但是，這裏出現的騙人的海市蜃樓——一些百花齊放的花園和龐大擁擠的畜羣——直到深秋還不消失，彷彿故意在嘲弄村人。

分割得七零八散、一小塊一小塊的田地，噴散着熱氣；不管是奔忙在地裏的農民，還是在大道上睡意朦朧地咯吱咯吱地徐行着的大車，都籠罩在灰濛濛的煙霧似的塵埃裏。

『這連老天爺都頂不了事呀！』海杜嘴裏嘟囔着，望着土豆地。土豆稽子上的乾葉子，被熱風吹得微微地發着沙沙的聲響。

一輛破舊的大車，在坎坷不平的大道上不慌不忙地顛簸着。海杜頭上戴着頂骯髒的

飽經風霜的舊禮帽。他的大腦壳裏裝的一團模糊思想，也像他駕着的那輛破車似的，在迂緩地轉動着。雖然這團雜亂思想都糾纏在一個問題上，老實說，那也正是他今天到地裏去的真實原因，但是，海杜却倔強地不肯對自己承認這一點。本來最好打個盹兒歇歇，因為他照料害病的老婆，整夜沒有闔眼。可是，當你心中有事的時候，盹兒能打成嗎？

「吁——塔爾托什，站住！」

馬放慢了脚步，寬寬地劈開疲勞的四條腿，站下了。牠那被頸鞭磨得光禿的脖頸伸向路旁的一叢金合歡。牠撕下了幾片葉子，用參差不齊的快磨光了的牙齒，慢騰騰地咀嚼着。但是，一定是由於金合歡不合牠的胃口吧，牠停止了咀嚼，木然不動了；從牠的嘴角裏向地上滴落着淡綠色的唾液。

塔爾托什從前是一匹強壯的軍馬，當年頗有過一番經歷。起先，牠拖着德寇的軍用馬車從布拉格到了庫爾斯克。後來又用瘋狂的速度拖着那車子逃回來，一直逃到狄薩河。

● 庫爾斯克，莫斯科以南的一個城市。——譯者註。

● 狄薩河，匈牙利人民共和國東部的河流。——譯者註。

畔。在那裏車子挨了蘇軍一個砲彈：車子、車子上的德國士兵和他們頭上的鋼盔，全被炸得粉碎。嚇掉了魂的塔爾托什（那時牠大概叫的是另外一個德國名字）掙脫了馬套，撒腿就跑，直到牠自動地投降了俄國兵士，這才罷休。

一九四五年，蘇軍一個中士把塔爾托什送給了海杜。海杜給牠治好了被彈片崩出來的遍體鱗傷，又把牠以前在某次戰役中打壞的左眼綁紮好。

馬只剩一隻眼了。但是，海杜有什麼辦法呢？土地改革之後，他分得了土地，急需一匹牲口，就是這匹馬也使他感到高興呢。

可是，塔爾托什無論如何也不想改變牠在戰時所養成的那些怪毛病。有時候，牠竟突然鬧起情緒來，大概是嫌惡周圍的世界吧，牠的倔勁兒發作起來，倒在地上，一躺就是幾天，對什麼也不發生興趣。有時候，由於一點兒沙沙的聲音驚嚇，就會掙脫韁繩狂奔起來，簡直無法把牠拖住。塔爾托什給海杜拉車已經五年了。可是呵，直到今天，牠的主人還沒有摸透牠的脾氣。逼得海杜時常像勸說一個任性子的女人似地對牠說好話……

海杜把手伸到磨光了的大絨褲子的褲袋裏，摸到了煙荷包。他捲好了一支煙，煩躁地吸起來，盡力想避開那些固執地鑽到他腦袋裏去的思想。吸過煙之後，他又拉緊了韁繩，催促着他的老瞎馬趕路，老瞎馬蹣跚地向前跑着。

轉眼間，海杜便到了他的地和原來屬於伯爵的一大片地分界的那堆灌木叢跟前了。土地改革的時候，他在這裏分得了八霍爾德^①地。

他從大道上拐下來，在耕地裏一直又走了十來公尺（地邊上已經種上莊稼了），走進了苞米地。他跳下車，卸了塔爾托什。一看見苞米，老瞎馬便激動起來了。牠的嘴貪婪地朝着那些綠莖伸去，但是這些綠莖却不是牠的老牙所能咬動的。

『別着急，別着急，現在就給你。』海杜安慰着牠，向牠腳下扔了幾棵嫩苗。

雖然，海杜到地裏來，照他自己聊以自慰的說法，不過是爲了要看看下星期是否可以挖土豆，可是他出來的真正原因却完全不是這麼回事。一想到這點，他心裏就煩躁不安起來。

海杜家裏發生了一件不幸的事。一連好幾個星期他沒能離開家門一步：他的老婆伊倫卡快臨產了，可是情況很不順利，她受了很多的苦。他們的嬰兒終於也沒能見到世界，小菲力卡（這是他們事先給孩子起的名字）沒等出世就死了。幸而伊倫卡自己還沒出意外。她面無血色地躺在汗水浸得濕漉漉的被窩裏，在這種情形下，海杜自然也不好受。

① 霍爾德，匈牙利土地面積單位名，一霍爾德合〇·五七七公頃。——譯者註。

他的新生活似乎已開始步入正軌了，但是，最後幾個星期却把他對這新生活的喜悅的幻想變成了泡影。另外，他的固執見解也動搖了，雖然他自己還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海杜從車座底下抽出鍋頭，拿着它朝土豆地走去。在第一棵土豆耖子旁邊他用力刨了一鎬，力量用得那麼大，彷彿要把支撐着芥菜的大柱子刨起來似的。

土豆耖子帶起了一塊土疙瘩，好幾百隻驚慌失措的螞蟥嚇得四處逃生。

『這一堆土豆可餵了螞蟥啦！咳，他媽的！』海杜咬着牙罵了一句，他一鎬又刨出一堆。

焦黃的莖葉倒在地上，根兒全被一種什麼蟲子吃爛了。第三堆，根子上可以看出一些小根塊，就像村裏孩子們玩的黑球球一般大小。

『糟糕囉……看來，豐收又無望了……』

海杜用晒得滾熱的黃土壤好了剛刨起的坑，刮淨了鎬上的土壤。他憂鬱地瞅着他那塊被夕陽斜照着的土地。

大道上轟轟隆隆的車聲，把他從憂傷的沉思中喚醒了。在大道拐彎的地方，灰綠色的金合歡後面，出現了兩輛大馬車。車上坐滿了穿黑衣服的農民和幾個繫着綢頭巾的婦

女，頭巾角兒迎風招展，像一些五彩繽紛的小花旗。頭輛車上坐的是伊利馬尼村裴多菲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社員，第二輛車上坐的大約是來了解農業生產合作社工作的客人，他們東張西望，朝四面八方指畫着。

頭輛車是由巴利·約什卡趕着的。合作社主任尤哈斯像隻釘子似地筆直地坐在他旁邊。他那彎彎鼻子底下唧着一隻更加彎彎的煙斗。

「哼，四平八穩地坐在那裏，像個伯爵似的！」海杜石着他，嘟囔着說。

尤哈斯是他的連襟，可是他們已經一年多沒說一句話了，他們兩人鬧了很大的意見。這全都是由農業生產合作社引起來的。

裴多菲農業生產合作社初成立的時候，在翻身當了主人的農民中間尤哈斯是倡導人和主腦人，而海杜呢，却是反對最力的人。他担心自己的土地，害怕新的互助合作運動。但這個運動却在伊利馬尼也開始扎根了。他相信靠自己的力量，費不了多大勁兒也能過活，因為他有塔爾托什，有地幫着無論如何也可以把地種上的。機器拖拉機站，誰願意要誰就要，反正他是不要的。他不相信農業生產合作社，他認為在伊利馬尼搞這種名堂是不會有什麼好處的。何況他做夢也沒有想到，他的連襟，當年兩人一塊同維拉格姐妹戀愛過，不止一次參加過各種惡作劇的青年時代的好朋友尤哈斯，居然會變成這種

事體的主腦人。

尤哈斯從蘇聯俘虜營回來以後，便馬上開始鼓動成立農業生產合作社，直到合作社真的成立起來，他才算放下了心。起初，合作社只是建立在從富農出租者手中沒收過來的多餘土地上。

現在，尤哈斯竟坐在馭手台上，頭上高傲地盤踞着一頂新禮帽，他甚至都沒向連襟這邊瞧一眼，故意把他那執拗的小腦袋轉向別處，雖然很明顯他是會看不到海杜的。

但是，脊背朝着尤哈斯坐在車裏的波若却笑着向海杜喊道：

『噯，當家的！莊稼怎樣？熟了把？』

『熟了也是我的阿！』海杜沒好氣地答道，故意強調着後半句話：『機器拖拉機站這樣照顧你們，可不見得照顧別人阿……』

『那還用說，特別不能照顧那些經常罵它的人！那種人，連拖拉機也不歡喜他們……說實在的，在你那塊地裏開拖拉機都讓人心疼。瞧，你地裏長的簡直是些小藥草根子，放開拖拉機，怕把它們碾死，說不定，還得蝕本呢。……』

波若還想一直講下去，可是尤哈斯用肩膀碰了他一下，意思是說：『算了吧。』

『海杜，歡迎你到我們那兒去看看！我們告訴你應該怎樣當家！學習是光明，不學

暫是兩眼瞎。』波若結束了自己的話。

海杜用充滿了惡意的目光瞥了他一眼。

農業生產合作社主任又不滿意地聳了聳他那窄肩膀——波若的不恰當的談話使他生氣了。他咬着牙說：

『哼！想叫我忘記那富農狗腿子澆到我們頭上的髒水嗎？休想……』尤哈斯狠狠咬住了煙袋嘴。在他撇着的嘴角上，現出了兩條深皺紋。

海杜沒聽清尤哈斯這段話，因為愉快地打着響鼻的大馬（這樣肥膘大馬過去連伯爵家裏都沒有過）拉着大車轟隆隆地走遠了。他狠狠地把鎬頭摔到肩上，沿着田地向前走去。他的神氣好像在說明：『我忙，我和哪個農業生產合作社社員都不相干。』

爲了消磨時間，海杜摘了幾個南瓜，鋤了鋤老婆種的菜園子。他老婆的菜園子種在地邊上，面積不大，可是已經長滿了野草。透過善善的野草，只看到幾個皺皺巴巴的西紅柿。他決定把菜蔬都摘回家去，因爲反正也長不成了。

他在自己的地裏一直磨蹭到黑天。如果坦白承認的話，他從家裏出來是爲了看一看合作社的莊稼，可是海杜說什麼也不肯承認這一點，即便是對自己也罷。不管他耳朵堵

得多麼嚴實，事情總還是傳到他耳朵裏去了。老實說，這也由於他的鄰居波若的努力。波若經常的嘲笑，氣得海杜要發瘋了，但同時也引起了他的好奇心。

『他們那裏搞的什麼名堂呢，連別的區裏都來人到他們這兒參觀？』他想。

但是，認輸他可不幹，何況方才他的生勞尤哈斯那樣傲慢地從他身邊過去了呢。

『哼！我連看他們都不願意看』他自言自語地說。『再說，他們的成績也不一定很大的了不得，即使有了點成績，那也還不如自己的口袋呀，還不是得歸大堆……』

海杜盡力想在自己的眼裏貶低農業生產合作社，想出了許多多的新理由來安慰自己。

這時，白天那兩輛大車又出現在大道上，它們往回走，轟隆轟隆的聲音比先前更大了。在他們到的那個小莊子上，準是找到了什麼滋潤嗓子的東西了，因為坐在車上的主人和客人們都時時把嘴湊到輕鐵壺口上去。車的輛數多了，顯然他們把那裏的青年生產隊帶來了。今天晚上要開總結大會，合作社理事會把一切都準備就緒，只剩下給社員們分錢了。

青年們在車上唱着

吼叫吧，拖拉機！

我的機器呀，你給我耕田、割地……

『唱呵，小伙子們，唱呵！』波若從前面那輛車上笑着喊道，『叫海杜聽聽這個歌是再好沒有的啦！』

依然那樣神氣十足地坐在自己位置上的尤哈斯，不滿意地向他瞥了一眼。波若又在喊：

『喂，海杜，明天請到我們那兒去過節呀！我們很願意在新入社的社員中間看到你呢！』

海杜假裝沒有聽清他的話。

愉快的大車隊，籠罩在玫瑰色的輕煙裏，轟轟隆隆地朝着村子馳去。揚起的灰塵在夕陽的照耀下閃爍着萬點光輝。

海杜從地上拾起馬具，給塔爾托什上套。新鮮苞米把塔爾托什餵得快快活活的。

快到村子的時候，尤哈斯對波若說：

『說什麼也不能讓那個狗娘養的加入社！……我們吸收誰，還得走着瞧哩。』

『可是海杜是一定想要加入的，我從他的鼻子上就可以看出來。』波若笑着說。他

那微微有點麻子的臉漲紅了，像那塊被他按在膝蓋上割開的西瓜似的。『我那鄰居可不是傻子，他看到哪裏有好處，就往哪裏鑽。』

『這我知道。』合作社主任嚙嚙着說，『他那種損人利己的人……。哼，現在讓他顯顯自己的本領吧……』

『噯，何必生那麼大的氣呢。』波若笑了笑說，『如果這個海杜入了社，別的海杜也都會像一陣風似地跟着他加入的。因為他們的地是一塊挨一塊，緊靠着的呀。好像你不知道在海杜這一族裏，他還是個頭腦呢。他給哈爾梅伯爵趕過車，那可不簡單哪——他們那一族裏還沒有人爬得像他那麼高呢！』

波若把頭往後一仰，將緊緊地裹在衣領裏的喉頭伸到外面，縱聲大笑起來，大車一顛，險些沒把他翻下來。

『一句話，』他擦去笑出來的眼淚繼續說，『如果海杜的本家能全都入社——這是沒問題的事——那麼，過去伯爵的地就可以不必再分割成一小塊一小塊的了。因為這塊地上剩下的二十個新主人也會跟着他們加入的，懂嗎？問題全在海杜一個人身上，所以我就釘住他不讓他安靜。我嘲笑他，因為嘲笑對他是最好的鼓動宣傳，他那股倔勁兒，不這樣對付他就教育不好他。咱們一定得吸收他，那樣，合作社的地馬上就會增加三百霍

爾德。」

『我看你就是記性不好。』尤哈斯的眼珠透過那縫縫着的刀刀似的眼皮閃着光。『你大概忘記了他去年險些沒把咱們全盤工作搞垮的那件事兒吧？……那時候，這個富農狗腿不是淨抓機會捉弄咱們合作社嗎？』

『對呵，對呵，正是因為這樣咱們才用得着他呀。……』波若用刀柄在尤哈斯的腰上觸了一下，把西瓜皮扔到車外邊。『問題正在這裏呀！他是一貫反對合作社的人，忽然他能在全村人面前加入合作社，這豈不是敵人的策劃，咱們的喜事嗎？』

『要那樣的話，有我無他，有他無我。』尤哈斯堅決地表明了態度，嘴裏咬着煙斗。『我什麼也忘不掉！……當我從俘虜營裏放回來的時候，他簡直要把我拾個精光，他不僅把我老婆得的遺產奪去了，……當我老婆生活困難的時候，他就用幾個臭錢把東西都收買過去。而且當她要借他那匹老瞎馬耕耕菜園子的時候……』

『這我知道，全都知道，親眼看到的。』波若打斷了他的話頭說。

波若無論如何也不願意放棄收海杜參加合作社的念頭。他認識到：他做合作社黨小組長的，應當堅決貫徹匈牙利勞動人民黨的路線，尤其是現在，當合作社裏黨員很少，支部還沒成立起來的時候。同時他也很了解主任的爲人，他不相信尤哈斯對海杜的仇恨